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一一八回 合歡樓叔嫂被殺 郭家營宗德廢命

詩曰：可笑姦淫太不羞，時時同伴合歡樓。
風流那曉成冤債，花貌空言賦好逑。
夢入巫山終是幻，魂銷春色合添愁。
任他百媚千嬌態，露水夫妻豈到頭？

《西江月》曰：

害人即是害己，不外天理人情。眾俠一聽氣不平，要了惡霸性命。大家計議已定，分頭各自潛行。一時火起滿堂紅，燒個乾乾淨淨。

且說雲中鶴、魏真同著柳爺在樓上看見姦夫淫婦所說的這套言語，有一宗物件就能要他性命。什麼東西這麼要緊？也要看看虛實。就見打箱子裡頭拿出來是極微小的東西，見崔德成接過去在燈光之下一瞅，如同珍寶一般，俱沒有看明是什麼東西。再說他又是藏著婦人淨樂。此時可就聽見外頭大吹大擂，必是他們到了。雲中鶴一指，柳爺就把薰香盒掏出來，把堵鼻子的布卷給了雲中鶴，兩個自己堵上了。兩個拿千里火把薰香點著，把銅仙鶴脖拉開，將薰香放在仙鶴的肚內，等香煙微絲多一濃，把仙鶴嘴對準了窗櫺紙的窟窿，把仙鶴的尾巴來回的一拉，那煙一條線相仿直奔了。花氏忽然聞見一股異味清香，就往鼻孔裡頭一吸，不吸還要躺下哪，何況往裡一吸，說：「兄弟你聞聞，這是什麼味氣？」崔德成也就一聞，也就納悶說：「這是什麼味氣？」言還未畢，兩個人一齊「撲哧撲哧」，摔倒在樓上。兩個人一倒，柳爺收了薰香盒子，把窗櫺推開，進來先拿崔德成看的那東西是什麼。魏道爺拿起來一看，說：「無量佛！」柳爺說：「師兄，那是什麼物件？」魏真說：「這可是活該，今日咱們這裡無論殺多少人是白殺，連地面官都不擔憂忌。」你道這是什麼物件？原來就是襄陽王打發雷英送來的那封信，約他作反。

原來花氏得著這封書信，如同珍寶一般收藏起來。他與崔德成兩個人暗地之事，他也知道不定那時要讓郭宗德撞上，就是殺身之禍，並且郭宗德常拿言語點綴花氏。花氏預先就有些個害怕，嗣後來就由得了這封書信，花氏常拿言語點綴雙鍾將，說：「無瑕者可以治人。」郭宗德累次同他討這個書信不給，故此雙鍾將也就不敢深分的與他們較量這個事了。如今把這個書信老道得著了，今天郭家營無拘殺多少人，那就全算是王爺的一黨了。忽聽外邊聲聲振耳，就知方才有大吹大擂的聲音，必然是到了，這時也就該動手了。雲中鶴將書信帶好，說：「師弟殺那個，我殺這個。」果然「磕噠」的一聲，就把淫婦的性命結果。老道殺了崔德成。猛一抬頭，見窗櫺紙照的大亮，就知道是前邊火起了。他們這裡也就拿燈，把可以引人的地方點著，兩個人躡出了樓窗之外。

合歡樓一著，樓下頭的丫鬟、婆子就慌成一處了。

再說前頭娶親去，應是新郎官自己親身迎娶。惟獨這個娶親的事情，各處各鄉俗，一處一個規矩。到了他們那裡，新郎官迎接新人。雙鍾將打發人，連他自己請崔德成數□餘趙竟不下樓，說他有點身子不爽，只可就是郭宗德替他迎娶。這不是本人，也不能□字披紅、雙插金花。馬上掛上他兩柄錘，帶了三四□打手，遠遠瞧著，以防不測。要是沒動靜，就不讓他們露面。帶了四個婆子，跟著轎子到了溫家莊，溫員外家那裡並沒什麼動靜，吹打了半天，方才開了門。溫員外出來迎接。郭宗德下馬，與溫員外行禮道喜，眾親友彼此的行禮道喜，往裡一讓，讓進庭房落座，溫員外故意把事再問：「到底是什麼人娶我的女兒？」雙鍾將說：「是我的把弟崔德成。」員外說：「今天不來，是什麼緣故？」雙鍾將說：「皆因今天早晨起來身體不爽，不能前來迎娶。本當改期，又怕誤了今天這個好日子，故此姪男替他迎娶。待等回門之日，再與老伯叩頭。」溫員外也就點頭，說：「還有一件事情，今天這個日子，我也瞧了，好可是好，就是不宜掌燈火，少刻上轎之時，我屋裡不掌燈火。到了你們那裡，洞房裡還能不點燈嗎？就是那一盞長命燈。燈火千萬不要多，多了與他們無益。」雙鍾將那裡把這些事放在心上？也猜疑不到有別的事情，他還說：「那多承老伯的指教。」吩咐一聲：「把轎子搭進來，搭在後面，請新人上轎。」不多時，婆子慌慌張張跑出來了，說：「大爺，他們這裡新人上轎的屋裡，連個火亮也沒有，別是不得罷？」雙鍾將說：「什麼不得呀？」婆子說：「不是個瞎子，就是禿子；不是個駝背，定是個廢子。準是個殘廢人罷。不然，不能不點燈。」雙鍾將說：「你們知道什麼？少說話，預備去罷。」婆子答應，諾諾而退。

不多時，轎子搭出。雙鍾將告辭，大吹大擂，轎子直奔郭家營。送親的累累行行，也就跟下來了，其實都是暗藏兵器。來到自己的門首，雙鍾將下馬，進了自己院中，轎子搭將進來，請崔德成拜堂。有從人說：「二爺不拜堂，吩咐新人先入喜房。」蔣爺一聽，這下對了勁了，有工夫的時候了，更好了。甘媽媽把轎簾打開，仗著蓋著蓋頭，穿著大紅的衣服，甘媽媽攙著他，為的是當著他那個刀，怕人家瞧見，直奔喜房。送親的俱在棚裡落坐，擺上酒席，大吃大喝。酒過三巡，就豁拳行令，都是智爺、蔣爺的主意。智爺裝著鄉下人，仍像前套上盜冠的時節，學了一口的河間府話，滑拳淨叫「滿堂紅」。有陪座的客問：「他怎麼淨叫『滿堂紅』？」回答：「你老連『滿堂紅』都不知道嗎？少刻間，拿著個蠟往席棚上一觸，火一起來，就是『滿堂紅』。」那人說：「別說這個喪氣話。」智爺說：「可有個瞧頭。」那人說：「可別叫本家聽見哪。」智爺說：「聽見怕什麼？我這就點了，衝著喜房。怎麼還不點哪？我這就點哪！」行情的親友以為他醉了，也不理他。那邊蔣爺也嚷上了，說：「點哪！是時候了，點罷！」

喜房裡頭就打姑娘進了屋子，媽媽把裡間屋簾一放，拉了條板凳迎著門一坐，憑爺是誰也不准進去。姑娘自己把蓋頭揭了，拉出刀來，綁了綁蓮足，蹬了蹬弓鞋，自己擰綉帕把烏雲籠住，把耳環子摘將下來，把刀在旁邊一放。就聽婆子和甘媽媽分爭，說：「我奉我們大爺的命，讓我們伺候新人，你這麼橫攔著不教我們見，是怎麼件事？」甘媽媽說：「我們姑娘怕生人，讓他定定神，然後再見也不晚。你們還能見不著？」婆子說：「我先進去張羅張羅茶水去。」甘媽媽說：「要你進去，你一個人進去，換替著進去倒可。」婆子說：「我給姑娘張羅茶水去。」甘媽媽就把板凳一撤，簾子一啟，那人進去，嚷道：「哎喲，了……」這個「了」字未說完，就聽見「撲哧」，又跟著「撲哧」一聲，甘媽媽就知道結果了一個性命。外頭的婆子也有聽著吓異的，也要進去瞧去。甘媽媽問：「姑娘，得了沒有？」蘭娘兒說：「得了。」這個婆子將要進喜房，甘媽媽一抬腿，蹣了婆子一腳，婆子就整個的爬在喜房裡頭去了。蘭娘兒手中刀往下一落，又死了一個。本家婆子的伙伴就急了，說：「這位老太太，你是怎麼了？怎麼把我們伙伴踢一個大跟斗？」甘媽媽說：「我告訴你，這還是好的哪。」婆子說：「不好便當怎麼樣？」甘媽媽抄起板凳來，衝著那個婆子「叭」就是一板凳，「哎喲」，「撲哧」摔倒在地，紋絲不動。新人躡將出來，手拿著一把刀，把門口一堵，誰也不用打算出去。甘媽媽脫了長大衣。原來的時候，腰內就別上了兩把錘。本來任什麼本事也不會。蘭娘兒這本事，都是甘茂教的。甘媽媽雖上了年紀，就仗著有笨力氣，拿錘衝著婆子「叭」一下，腦漿迸流。對著裡外一亂，這麼一嚷，屋中的頃刻間盡都殺死。

外邊人一亂，送親的用了長大衣，拉兵刃，把桌子一反，「嘩喇嘩喇」，碗盞傢伙摔成粉碎，拿起燈來往席棚上一觸。蔣爺就嚷：「姑娘快出來，別叫火載的裡頭。」

這幾個陪客也有死了的，也有爬下的。廚役端著一盤子菜，衝著他們頭兒的腦袋就倒了去了，燙的頭兒直嚷嚷，說：「讓你拿去救火，你怎麼跟我腦袋上倒呢？」還是頭兒明白，端起一盆子油，往火上就澆，「烘」的一聲，廚師傅全都是焦頭爛面。姑娘出喜房，東西兩個院子都嚷成了一處。這西院裡是廚房、喜房、席棚，可巧雙鍾將在東院裡、聽見西院裡亂嚷，出來一看，烈焰飛騰，聽見人說：「連新人帶送親的亂殺人哪！」郭宗德才知道了他們計了，趕著拿錘往西院就跑。沒有到西院就撞上了，撞上就交手。頭一個過雲雕朋玉，刀往下一剎，單錘往上一迎，就聽見「鏗啷」的一聲，就把那口刀磕飛，跟著那柄錘就下來了。朋玉仗著手快，早預備下了，「叭」就是一鏢。雙鍾將拿那柄錘往下一壓，「鏗啷」一響，那只鏢磕落在地，騰出工夫來，也就躲開了。

緊跟著就是蘭娘到，甘媽媽在後頭，沈中元緊跟著甘媽媽。雙錘將大吼了一聲：「好丫頭！你們定的好詭計！別走，今天務必要你的性命！」沈中元就知道蘭娘兒不是他的對手，沈中元躡過去就是一刀。雙錘將一掛，沈中元如何吃那個苦子，始終沒有讓他把刀振飛了。

五六個彎，已然火就大了。沈中元無心動手，甘媽媽、蘭娘兒已然出去了。這邊是智爺躡上來一刀，蔣爺也躡上來了，火是直撲，行情的這些人死了無數了，又沒有兵器，又是害怕，就有迷昏的了，紮得火堂裡去的；也有出去找不著門，又回來的。總而言之，遭劫好躲，在數的難逃。蔣爺說：「老沈，出撥扯活火，都看看快烤得慌了。」

忽見迎面上來一人，雙錘將上下一打量，三□來歲，一身的縞素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手中二刃雙鋒寶劍。郭宗德用錘一指，說：「好小輩！你們都是那裡來的這些強人？」丁二爺哈哈一笑：「我們倒是強人？你清平世界搶人家的姑娘。別走，受我一劍！」雙錘將那裡瞧得起丁二爺？身量又不高，長相又不惡，兵器又不沈，見他那口劍又保二爺並沒告訴他名姓，就往前一躡，雙錘將單錘已然舉起來了，對著丁二爺頂門往下就砸。丁二爺往旁邊一閃身子，用劍一找他的錘把，就聽見「噲卽噲」一聲，是把錘柄削折；「卽」一聲，是錘頭落地。雙錘將就成了單錘將了，嚇的抹頭就跑。不敢往西，有火，東院火也起來，一直撲奔正北，迎面上聽見說：「無量佛！」這一遇見老道，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